

科学、文化与人
经典文丛

流光墨韵

——陈芳烈科学文化记忆

陈芳烈
◎ 著

北京科普创作出版
专项资金资助



科学普及出版社
POPULAR SCIENCE PRESS

文化与人
● 经典文丛

流光墨韵

陈芳烈科学文化记忆

陈芳烈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光墨韵: 陈芳烈科学文化记忆 / 陈芳烈著.
—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5.1
(科学、文化与人经典文丛)
ISBN 978-7-110-08851-7

I. ①流… II. ①陈… III. ①科学普及—文集 IV. ①N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3024号

策划编辑: 苏 青 徐扬科
责任编辑: 吕 鸣
装帧设计: 耕者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王勤杰
责任印制: 李春利

出版发行: 科学普及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电话: (010) 62173865
传 真: (010) 62179148
投稿电话: (010) 62176522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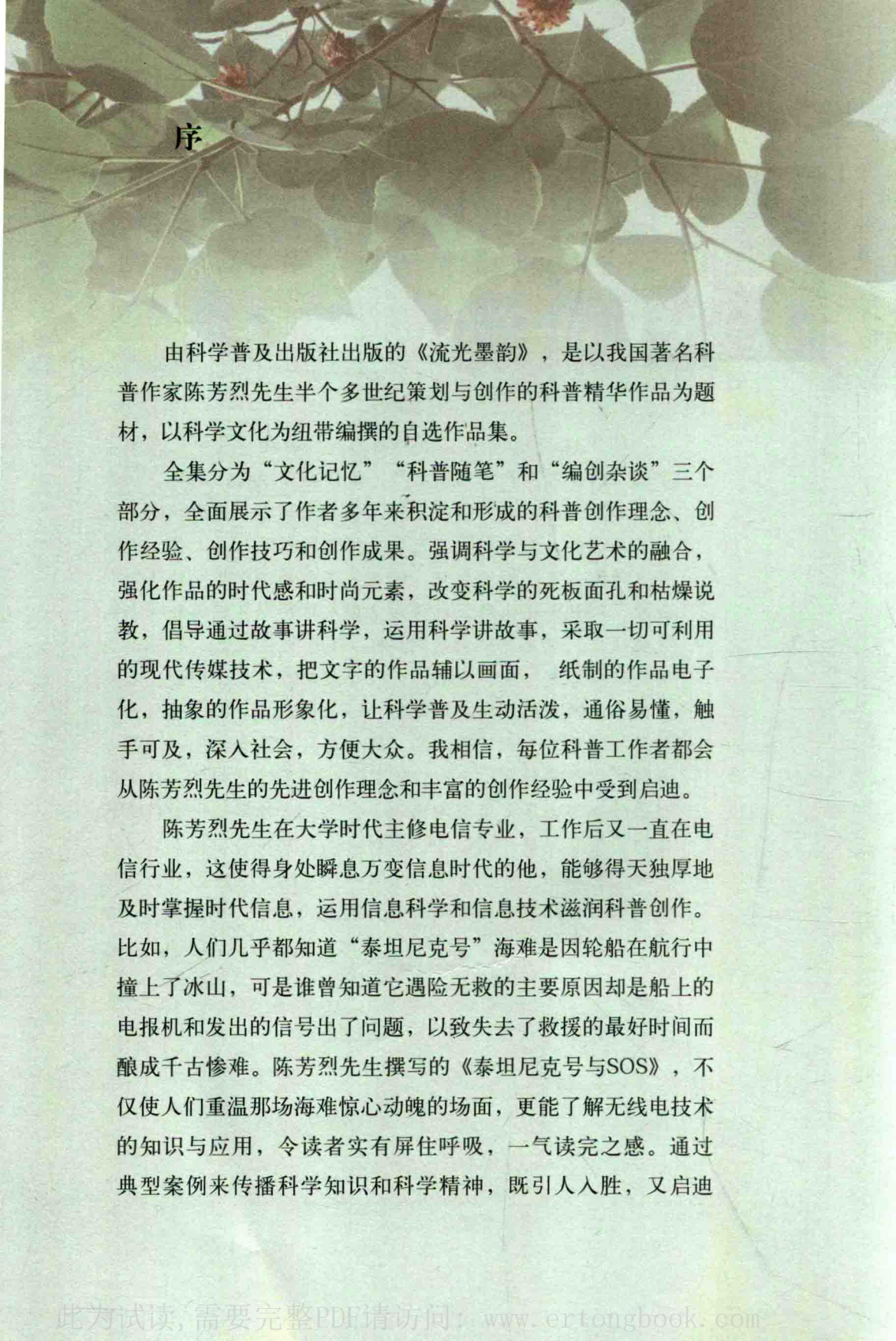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110-08851-7/N·200
定 价: 40.00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陈芳烈 1938年生，浙江省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同年入人民邮电出版社，历任助理编辑、编辑，《电子技术》主编，《电信科学》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在职期间，先后受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邮电学院、重庆邮电学院、邮电管理干部学院等院校任兼职教授。1998年退休后，被聘为中国电信网站总编辑和《中国数据通信》杂志总编辑历时8年。1990年被授予“有突出成绩的科普作家”荣誉证书；1991年被评为编审；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荣誉称号以及第二届“高士其科普基金奖”；1999年担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2012年10月卸任。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2011年，被聘担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普工作顾问。著译有《电信革命》《现代电信剪影》《现代电信百科》等专业类和科普类图书20余种，发表短篇科普作品、论文约300余篇。2007年策划和主编的《e时代N个为什么》丛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序

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流光墨韵》，是以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陈芳烈先生半个多世纪策划与创作的科普精华作品为题材，以科学文化为纽带编撰的自选作品集。

全集分为“文化记忆”“科普随笔”和“编创杂谈”三个部分，全面展示了作者多年来积淀和形成的科普创作理念、创作经验、创作技巧和创作成果。强调科学与文化艺术的融合，强化作品的时代感和时尚元素，改变科学的刻板面孔和枯燥说教，倡导通过故事讲科学，运用科学讲故事，采取一切可利用的现代传媒技术，把文字的作品辅以画面，纸制的作品电子化，抽象的作品形象化，让科学普及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触手可及，深入社会，方便大众。我相信，每位科普工作者都会从陈芳烈先生的先进创作理念和丰富的创作经验中受到启迪。

陈芳烈先生在大学时代主修电信专业，工作后又一直在电信行业，这使得身处瞬息万变信息时代的他，能够得天独厚地及时掌握时代信息，运用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滋润科普创作。比如，人们几乎都知道“泰坦尼克号”海难是因轮船在航行中撞上了冰山，可是谁曾知道它遇险无救的主要原因却是船上的电报机和发出的信号出了问题，以致失去了救援的最好时间而酿成千古惨难。陈芳烈先生撰写的《泰坦尼克号与SOS》，不仅使人们重温那场海难惊心动魄的场面，更能了解无线电技术的知识与应用，令读者实有屏住呼吸，一气读完之感。通过典型案例来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既引人入胜，又启迪



人们思索。同样，通过故事讲科学的作品更是不乏其例，他以《烽火台的诉说》为题，讲述了“烽火报警”这一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又在《似曾相识燕归来》和《从“独舞”到“双人舞”》等文章中引出近代光通信技术以及通信与电脑的融合，这一古一今，不仅勾画出人类通信发展的脉络，也使人们受到广泛的科学文化熏陶，带着兴致读书，在读书中获得兴趣，每位读者都会从他的作品中汲取宝贵的营养。

科学普及是大众的事业，是利国利民的事业；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是每位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陈芳烈先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之一，他自1962年参加工作以来，在科技出版行业和科普创作领域辛勤耕耘五十余年，做出了突出成绩，取得了丰硕成果，撰写了近20本科普图书，300余篇文章，培养了许多年轻人才，为促进我国科普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水急不流月，如今，年逾古稀的陈芳烈先生，仍活跃在科学普及的各种活动中，著书、撰文、授课、咨询……他的勤勉人生和奉献精神，正是科普事业最需要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2014年7月

前 言

2012年，科学普及出版社启动了“科学、文化与人”经典文丛的出版。这不仅表达了对科学文化的强烈关注，也给科普作家提供了一个通过科普作品和纪实性文章，诠释科普理念和坦陈心路历程的广阔平台。

蒙科学普及出版社苏青社长之眷顾，我的这本自选集也得以忝列于“文丛”之中。虽然，我从发表第一篇科普文章算起，从事科普写作至今已历经半个世纪，其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作品见诸各种书报刊，但总觉亮点不多。在本自选集里，我试图以科学文化为切入点，通过作品把我对科普的理解，以及自己转战于科普与出版两条战线上的一些人生感悟真实地反映出来，以此就教于科普界、出版界的同行。

半个多世纪的笔墨生涯里，我在从事编辑和科普创作的同时，也常常触景生情、有感而发，随手记下一些自己认为值得记忆的人和事。其中有受前辈启蒙的感动，有成长中的点滴感悟，还有生活中一些难以忘怀的经历。这些都散落在本文集的“文化记忆”之中。这些文章谈不上深刻，它们只是我生命长河中一些跳动的浪花，闪烁在我的脑海之中。

由于长期供职于电信出版行业，我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这瞬息万变的产业，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播信息科学、讴歌信息时代作为自己的使命。我写的一些科普文章也大都落笔于此。在“科普随笔”部分，我选择了一些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内

容，来描述人类通信的沧桑巨变，以及信息时代的风云变幻。这些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对科学与人文融合等科普创新理念的粗浅理解。

在“编创杂谈”部分，我是站在出版人的立场上，谈对创新、策划和出精品图书的一些看法。其中也融入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些感悟，以此抛砖引玉，与科普界、出版界同行切磋。

以科学文化为视点出书，是我以前所没有想过的。今天竟也能集腋成裘，这得感谢科学普及出版社，给我提供了一个以文会友，与各方人士交流、切磋的机会。这里，我要由衷感谢刘嘉麒院士拨冗为本书作序，感谢他对我从事科普创作的一贯鼓励和支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吕鸣女士对本书稿认真细致的审读，以及对由稿成书每个环节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苏青社长、颜实总编辑和杨虚杰、徐扬科、王建国等出版社同仁在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所选文章由于写作于不同的历史年代，有些内容或显陈旧，也可能会有提法欠妥之处。为尊重历史，我在汇集这些作品时，基本上保留了原作的风貌，未一一加以修改，敬请谅解。文集中，亦难免会有谬误、疏漏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陈芳烈

2014年4月

序

前言

文化记忆

主编遗风	2
杂家施镭	6
小院的故事	10
风 波	14
我与《知识就是力量》	17
忆天一	20
悠悠笔墨情	25
我的“剪刀加糨糊”	29
作者的悲哀	31
邂逅《米老鼠》	34
回忆《国际新技术》	38
访北原安定	42
关于通信与文化的随想	46
感受“互动”	48
走进个性化世纪	50
体验经济的启示	54
邮票与科普	58
故乡的小河	62
湖滨忆旧	66
卢鸣谷先生二三事	69
情系科普的企业家——高峰	71
眼 光	73
谁是“小灵通”之父	76
西湖边的长椅	79
夜 读	80
茶香沁心	83
新的一站	85

科普随笔

人类怎样通信	90
传书佳话	97
烽火台的诉说	102
驿路开花处处新	107
电信百年回眸	112
电信时代的序幕	129
电话发明权的百年之争	133
无线时代报春人	137
发明无线电报的年轻人	142
开启“手机”历史的一段佳话	147
此曲只应天上有	151
泰坦尼克号与SOS	154
一个伟大的预言	159
不断升级的“猫”和“鼠”的游戏	163
从杜达耶夫之死说起	168
信息时代话“信息”	173
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	176
从梦幻到现实	181
从“独舞”到“双人舞”	184
似曾相识燕归来	189
剪断“脐带”的革命	194
走出赛场的体育	197
远程医疗悄然而至	203
何处觅知音	208
潮来时的思考	213
走向融合	217

编创杂谈

创意——出版业不竭的源泉	222
谈编辑工作之“杂”	228
编辑的“功夫”	231
编辑的“编”与“写”	236
审稿的尴尬	240
三个署名差错的发现	244
细 节	247
科普图书原创刍议	250
科普图书的策划	254
同质化与个性化	260
也谈“图文并茂”	264
耳听五洲风雷 目送冬去夏至	267
甘本被回来了	270
又“见”松鹰	273



文化记忆



主编遗风

在我36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中，有26年时间是在办一本杂志——《电信技术》。从做助理编辑开始，到后来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

《电信技术》杂志的主编先后换过多任，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佟树龄。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位主编。



随佟树龄主编（右）到浙江桐庐调研（1973年4月）

佟主编称得上是邮电出版社的元老了，但社里老的、少的都管他叫“老佟”，没有什么人称他“官衔”，倒常有人直呼他的雅号——“老夫子”。

佟主任为什么得此雅号，我没有考究过。只是通过自己的直觉，认为他确实有点像“夫子”。他办事循规蹈矩、一板一眼，给人审稿时总强调要找依据，查出处，凡事“要说出个道道来”。特别是对于政治性较强的稿件，他更是慎之又慎。有人说他“胆小”，也有人说他“保守”，但他却闻风不动，依然故我。

开始，我对他那份“抠”劲也很不习惯，认为是多少有点“草木皆兵”。

后来，经历的事多了，便渐渐意识到，干我们这一行的，“白纸黑字”，不“抠”的确不行，不“抠”就可能出问题。有一次，我们的杂志装印完毕后发现封二栏头上的“自力更生”错成“自立更生”了。由于差错出在严肃的政治

口号上，这是绝对不容许的，非返工不可！于是乎，动员全社职工，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改错，刊物也因此而误了期。类似的事，在我当期刊编辑期间及之后，曾发生过多次。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抠”得不够，审得不严。

老佟的言传身教，对我这个新编辑还是很有影响的。我由此也渐渐养成了在编稿或审稿中查资料、找依据的习惯。我的案头总是放着“词典”“标准”一类的工具书，对于文章中任何一个疑点，都会先用铅笔做个记号，事后一一查核或提出与作者商榷。搞清一个问题，就用橡皮擦去一个问号，直到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心里踏实下来为止。这样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老佟是我接触的领导中，少数几个可以和他随便开玩笑、提尖锐意见的人。因为，和他说话，无论说重说轻，都不必担心会被他“穿小鞋”或“秋后算账”。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们不把他“放在眼里”，无视他的“尊严”，但仔细想来，这恰恰折射出了他人格的魅力。人们对他不设防，是对他最大的信任和尊重。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推心置腹”更珍贵的呢？

在“运动”频繁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从没有听说老佟整过什么人。有的只是善意劝导、真诚帮助和身先士卒的垂范。

老佟不善言辞，默默工作。从同事那里听到过不少关于他让工资、捐善款的传闻，我没有核实过，但编辑部每月的评奖会却是切身感受到的。几乎每一次评奖，他都退避三舍，执意把名额让给其他人。对下属，他关心备至。每次出差去杭州，他都会找到我的家门，踏上那吱吱作响的楼梯，去看望我年迈的双亲。我的父母亲每当提起这件事，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感动。

20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大家拿的都是低工资。很多年，我都是拿56元工资，除了自己的开销，还要供养父母，生活过得紧巴巴的。老一代编辑要比我们好一点，有的还享受肉蛋配给，人称“肉蛋干部”，有的享受糖和豆的配给，人称“糖豆干部”。老佟虽说也是“肉蛋干部”，但他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也并不宽裕，可他对人却很大方，常常听到他在别人困难时解囊相助的事。我自己也亲历一回，至今难忘。

1969年5月19日，在人民邮电出版社老人的心中永远留下一个难以消失的阴影。那一天，在一列开往武汉方向的列车上，出版社“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铁青着脸宣布：人民邮电出版社撤销了。

由于这“连锅端”的下放决定来得如此突然，以致每个人走得都那么匆

忙。因为要一辈子在农村扎下去，带的东西自然也就不少。像箱子、蚊帐、厚被、草帽、军用水壶等一年四季要用的东西都要备齐，这使得原本便颇有点经济拮据的我感到不堪承受。不料这种情况被细心的佟树龄主编察觉到了。他没多说什么，硬是往我手里塞了50元钱，说：“你就先用它买点必需品吧。”看我有点犹豫，他又善解人意地说：“没有关系的，等将来你有钱了再还我就是了，没有钱也可以不还。”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感到这钱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当年50元钱是很顶用的，可以买不少东西。我用了蚊帐、箱子、背包等下放所需的用品，解了燃眉之急。

佟主编借给我的这笔钱，我一直放在心里。在我经济状况稍有好转时，几次想把这钱还给他，但都没有好意思出手。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同样是50元钱，现在已经买不了一两件像样的东西了。如果付给佟主编利息，按照他的为人，是绝对不会收的。在犹豫中不知不觉又拖了些时日，可心里却依然忘不了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之后，人民邮电出版社终于恢复了。《电信技术》也回到了北京东长安街上那座颇具历史意义的小木楼里办公。老佟还是大主编，我也从湖北阳新的一个工厂被召了回来，继续在他手下当一名普通编辑。在生活安定下来后，我又想起了老佟的那50元钱。有一天，我终于双手把钱奉还给了老佟，只深情地说了声“谢谢”，其他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老佟就是这样一个人把扶危济贫、报效社会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人。



人民邮电出版社的老人们在南戴河海滨留影（右4为佟树龄主编）（2001年6月）

2007年9月，当他从《新华每日电讯》上看到《为了不让桃园沟变成“文盲沟”，湖北山区女教师胡安梅坚守15年》的报道后，便深为感动，决定加入助学山区贫困儿童的行列。这几年，经胡老师的介绍，他先后资助了多名山区儿童，使他们重返了校园。每当他收到被资助孩子的来信时，心中都感到十分欣慰。他说：“从一个个孩子的成长里，我体会到快乐，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虽然我老了，但是还能能为山区贫困学生做些贡献感到非常高兴”；“认识了一些青少年朋友，也为我的老年生活增添不少乐趣”。



两位退休老人的合影（右为佟树龄）（2005年）

转眼间，老佟90岁了。虽然已是满头银发，步履蹒跚，但却依然焕发着其生命的青春，向社会、向需要帮助的人传送着温暖和真爱。

杂家施镭

人们常把编辑称为“杂家”。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谓时，大不以为然，还有几分不屑。但现在回首30多年的编辑生涯，方知成为“杂家”并不容易。在我接触过的人中，称得起“杂家”的人真是屈指可数，而施镭则是当之无愧的一位。

我开始从事编辑工作的时候，施镭已是著名科普刊物《无线电》的主编。那时，我在另一本专业期刊《电信技术》当助理编辑，从组织关系或专业上讲，彼此都不搭界。但没有想到，一次与他偶然的接触，却催生了我的第一篇科普短文，他还成了我的第一位审稿人和科普引路人。

1964年的一个清晨，我和往日一样利用早餐前这点时间，在离单身宿舍不远的院子里，坐在小马扎上念英文。临开饭前，只见一位老编辑笑着向我走来。他看了看我手里拿的英语读本，温和地说：“学点英语很好。不过，要掌握一种语言，光念还不行，把学和用结合起来才会牢固。”说着，他便把手中的一本国外期刊递给我，说：“这里有一篇关于电视电话的最新报道。你是学电信的，不妨试着译译看。”看我有点犹豫，他便鼓励说：“这一方面可以检验你的英语学得怎么样了，也可以练练笔。”为了不辜负一位老编辑的鼓励和信任，我从他手中把杂志接了过来。心想，就当一次课外作业，请他指点指点也好啊。半个多月后，我把自己所做的“练习”交给了施镭主编。

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月后，我的这篇译作竟然在《无线电》杂志上登了出来，还署了我的名字，题目便叫做《电视电话》。施镭主编不仅对我的译稿作了关键性的修改，使文章比我的译稿准确、通顺、简洁了，还为它配上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插图，把电视电话这项初露头角的新技术以一个生动、具体的形象